

程凌征◎著



今生 为你守候

发生在现代都市里的故事，一段嬉笑怒骂信手拈来的戏说，还有荒诞不经的人生况味。千万别当真，以为小说背后还有隐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长篇小说 ·

今生为你守候

程凌征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为你守候/程凌征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 7-204-08847-6

I. 今… II. 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464 号



第一章

项东北离开林岚温软的怀抱，提起行李就头也不回地出了门。林岚还呆呆地在门口站着，直到项东北的身影和脚步声在楼道里消失。她回味着项东北抱她吻她时，仿佛在敷衍在作秀，全没有夫妻离别那种难分难舍；林岚找不到一点感觉，她的心里就十分失落。大清早的还刮着风下着雨，林岚的心情真的糟透了。这该死的撤地建市，她想多少家庭都被一起撤了。撤地建市，是海州历史上一件不能不说的大事。那是1995年的冬天，海州地区行署撤掉后从千年古城临海搬到东海之滨的椒江，称为海州市。这种原始部落一般的大迁移，社会问题也比较复杂，典型的说法是临海人哭、路桥人笑、黄岩人跳、椒江人最好，其他县市看热闹。临海一直是海州的府地，秦朝还作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的章安郡，统治过浙江、福建两省，有“千年海州府、满街文化人”之称，政治中心一夜之间迁移，临海人解不开厚重的历史情结，所以哭是一种文明的抗议。椒江原先是个跟深圳一样的小渔村，由于濒临东海，与

临海相距 50 公里,1984 年建县级市,1995 年建地级市,这在行政区域升迁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像股票遇到牛市,政治中心也是生产力啊!椒江人没有不高兴的道理。路桥是个商贸很发达的镇,撤地建市把它升格为一个县级区,水涨船高,做官的升官、经商的发财,皆大欢喜,路桥人民咋不笑!黄岩人跳也可以理解,椒江、路桥原先同属黄岩县管辖,若不分离出去,黄岩的县域经济总量不仅是浙江的老大,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撤地建市使黄岩成为一个区,椒江、路桥与老祖宗平起平坐了,况且市政区后自主权也弱化了,心理上就难以接受。其他县市无所谓,无非是领导开会、群众办事路近路远的区别,只有看热闹的份。大家都想不到的是撤地建市十年后的海州,已发展成为浙江的“深圳”,560 万海州人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超过了上海和北京,当然这是后话。

林岚站在客厅里就没有想这么多、这么复杂、这么遥远。她大学毕业后在市外贸公司待了七年,外贸公司说倒闭就倒闭,三个月前她成了一名下岗工人,靠着每月 260 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度日,一下子让她从一个公司白领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仿佛快速行驶的时代列车把她丢弃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边,她成了一个多余而孤独的人,她才三十二岁,跟她一起下岗的职工,有去卖菜的、有去扫街的、有去开店的、有去私企打工的,也有去歌厅舞厅坐台的,这些地方林岚都不能去,否则亏待了这张精美绝伦的脸蛋和魔鬼一般的好身材,还有那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本科学文凭,她当年毕竟是“北外”的校花啊!五年前嫁给项东北时谁都说她嫁亏了,项东北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大款,无钱无权又无势,什么都不是,连帅哥也不是,一个机关里的小科员而已,个子都不及林岚高,但两人还

是走到了一起，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这就是天意。也有人说是项东北出手快，让林岚在感情上和肉体上都离不开他。但项东北这几年有出息了，从科员做到矿业局办公室主任，官至正科，且风头正劲，弄个市长、县长、局长当当大有可能，对林岚就有一种压力，压力之下就出现了危机。项东北对她说，下岗了好，在家当专职太太吧，有热汤热水伺候我，我养你。林岚不甘心，跟外界隔绝，脱离社会，这年头很快就会落伍的，必须找点适合自己的事做，况且这么多年来，夫妻感情也在柴米油盐中消耗得差不多了，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维系夫妻关系的孩子也没有，林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林岚知道维系夫妻关系除了孩子，女人还离不开感情，男人还离不开肉体，而林岚的肉体对项东北一直是个诱惑，可林岚已过了三十，三十出头的女人好比深秋的黄花，已经不起风霜，逐渐走向枯萎了，不能跟十八九岁的姑娘比，美女也有老的时候，跟花开也有花落一样，她感到自己过去太肤浅，对年轻漂亮四个字缺乏深刻理解，上了岁数才知道年轻就是漂亮。

客厅的电话响起，林岚连接电话的心情都没有，可电话不停地响着，催命似的，来电显示上是个陌生的号码，是好奇心驱使林岚伸手拿起话筒的。对方问：

“林岚在吗？”

“你是谁？”林岚的语气非常严谨。

“我是平原。”对方又补了一句，“吴平原。”

吴平原是林岚的大学同学，当年临海考上北外的就他们两人，大学期间他还是林岚的狂热追求者之一，只是阳错阴差的两人没走到一起，后来各自都有了的家庭，再后来相互联系就少了，林岚知道他五年前辞职下海，已成了天一集团的

老总，富甲一方了。她不冷不热地问道：

“有事吗？”

“听说你下岗了？”

“下岗不是很好么！”林岚显然在掩饰内心的失落与彷徨。

“不想找点事做做？”吴平原又问。

林岚不是不想做事，而就业这么难，没有她适合的事可做。她无奈地自嘲道：“我已是老太婆一个了，能做啥？”

“林岚，我看你的心态有问题，三十多岁的人怎么说成老太婆了呐！”吴平原十分诚挚地说，“你要是不觉得委屈，就到我公司来吧，我举双手欢迎你。”

林岚一时不知怎样表态，就沉默了。

“老同学，来吧！天一集团的大门时刻为你敞开着。”

林岚拿不定主意。她与吴平原学生时代的那段恋情跟项东北坦白过，项东北没怎么计较，那是一段历史，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人生只能把握今天和明天。她若再与初恋情人一个屋檐下进出，项东北能答应吗？一旦把持不住自己，再弄出点绯闻来，项东北肯定会新账老账一起算的，那这婚姻和家庭还要不要？

“想干什么由你挑，我这老总让给你当也行。”吴平原竭力怂恿着。

林岚见他把话说到这个分上，就说让我考虑考虑吧，把电话搁了。她脑子很乱很乱，一个人胡思乱想了一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她就打电话给妹妹林枫。林枫是个自由撰稿人，读过两年浙江大学作家班，就豪情万丈地夜夜坐在电脑前敲小说，想成为中国第二个张爱玲。林枫的生活习性与众不同，她上午睡觉，下午上酒吧喝酒抽烟，夜间写作，她称自己是睡

太阳玩月亮，有空喜欢看看《狗日报》之类的东西，很是另类，全然没有林岚身上的传统、贤惠、敬业。林岚这时打电话，林枫还在梦中，嗯了两声，又睡着了，林岚只好下午去中山路的“欲望酒吧”找林枫。

林岚出现在“欲望酒吧”的门口，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她着一身猩红色的呢绒套装，没有生过孩子的身段跟姑娘一样性感过人，属于丰乳肥臀细腰的那种肉感很强的女性，一头黄发，脸上也化了淡妆，比在家待岗时精神了许多。她径直走到林枫桌边，也不顾林枫正跟身边的一位男士在开怀大笑。让林岚吃惊的是林枫的装束，黑色的长靴，黑色的皮短裙，黑色的皮背心，露着白嫩得耀眼的手臂和大腿，一条狐皮围巾在颈部转了一圈洋洋洒洒地飘落在胸前，把同样白得耀眼的乳沟盖住了，好在江南的冬天不怎么寒冷，但外边下着雨还夹着雪呐！北风还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这林枫真的是疯了，让自己的身体跟着自己的灵魂一起去另类了。林岚的到来，林枫有些意外。林岚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也不会跟男人调情取乐，更没有情人可幽会，酒吧这地方不是她来的。那男人贪婪地打量了林岚几眼，就知趣地走了。林枫说：“老姐，来杯威士忌，法国的，味道很纯。”

林岚却答非所问：“我脱件衣服给你吧！”

“干吗？”

“怕你冻了，天在下雪你没看见吗？”

林枫放肆地大笑，说：“看来不能叫你老姐了，一叫你老姐，你就跟妈似的，只要下去三杯酒，我看外边的雪花就跟万丈阳光一样的暖和，我要的就是与众不同的刺激。来，咱们姐妹俩喝一杯。”说着，林枫就招呼服务生拿杯子。

林岚说：“你都快三十了，老大不小的，该找个男人来管管你了，这样一年又一年的疯疯癫癫下去不好啊！”

“我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不好！”林岚坐下来，说，“女人没有男人的一生是不完整的，尤其像我们这样姿色出众的女人，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啊！”

“什么叫没有男人。”林岚吐了一口烟，烟雾一圈一圈地在林岚眼前飘散开来，又慢慢地在空气中消失。林岚说：

“没有男人就是没有老公，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人陪你慢慢变老，死了也没有人跟你葬在一起。”

“可是我要嫁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生呀！”

林岚难得端起酒杯，很少地呷了一口，味道有些苦，就像放多了茶叶的茶水，不知道这酒到了林枫嘴里会成什么味道。她等待着林枫往下说。林枫说：

“嫁给当官的吧，风光是风光，犯了腐败要跟着坐班房；嫁给老板吧，享受是享受，如果养个二奶三奶，甚至四奶五奶的，小命也没有了；嫁给老外吧，过瘾是过瘾，如果搞个混血儿出来也受不了；嫁给无业游民吧，自由是自由，什么时候缺钱花把你卖了，还帮他数钞票；嫁给农民吧，清静是清静，可脏兮兮的样子不想跟他睡觉；嫁给工人吧，安稳是安稳，可一点点工资他自己也吃不饱，怎么养活一家老少；嫁给商人吧，实惠是实惠，可生意场上成败俱存无保障；嫁给司机吧，清闲是清闲，可十个司机九个嫖，剩下一个也难找；嫁给教师吧，高雅是高雅，可一副寒酸教书匠，女人味道太浓没阳光之气的居家日子受不了。这十种男人都嫁不得，这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平淡日子我不想过，我把它概括成‘女人十不嫁’”。

“那你要嫁给谁？”林岚听听好气又好笑。

“嫁给我自己。”林枫又说，“我只有对自己放心，对自己了解，唯有把终身托付给自己，才有广阔的天空让我自由飞翔，才能远离不幸婚姻带来的苦难。想男人了，就找钟点工，下了床就拜拜，挥挥手，不见天上的云彩，那也是做女人的一种境界啊！”

林岚还能说什么，独身主义已占据了林枫的整个灵魂，小说和酒加情人是她生命的三元素，在爱情的殿堂里林枫还是一个修女，远离红尘，独善其身。

户外雨转雪。南方小城难得下雪，并飘飘洒洒的下着。上酒吧喝酒聊天的人就多了起来，林岚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酒吧的每一个角落，每张桌子上，大都是一男一女或有男有女，他们在说笑、在调情、在取乐，酒吧是情人幽会的最好场所，那种氛围就很暧昧，又有酒壮胆和助兴，男女间的性别界限很容易被酒精所淡化，脆弱的道德防线也容易被冲垮。林岚换了个话题，说：

“吴平原找我了。”

“重温旧情？”

“老姐我哪有你浪漫啊！”林岚又呷了一口酒，说：“他让我去天一集团打工，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去不该去。”

“去呀！”林枫急切地说，“既能攒钱又能跟老情人在一起，两全其美。”

“如果是个陷阱呐？”

“是陷阱也是温柔的陷阱，你只管闭着眼睛往里跳。”

“我知道跟你说了也白说。”

“你是我的老姐，我能坑你？”

林岚思忖了一会儿，摇摇头说：

“项东北不会同意的。”

“老姐，你也太传统了，你独立的人格都没有了。想去就下定决心去，项东北到另一个城市都能去，你在临海找点事做就不行？”

“影响夫妻感情咋办？”

林枫不屑地说：“我知道你们平常争争吵吵的，也没剩下多少夫妻感情可影响的了，只要不影响上床就行。人哪，守着一份感情会很累，况且感情无影无踪的，是世界上最守不住的东西，像风一样一刮而过，谁看见它了，谁守住它了。再说，你到天一集团跟吴平原在一起，项东北如果无所谓，或者默许了你，说明他不在乎你，不爱你，你去了也有个解脱；如果项东北反应强烈，甚至有过激行为，你再回来也无妨。”

林枫的最后几句话，林岚觉得有道理，其它对林岚来说都是梦话废话屁话。也是林枫的最后几句话，促使林岚下定决心去天一集团试一试，这是她来“欲望酒吧”见林枫的最大收获。

海州市搬到椒江后，各单位都租房办公。项东北所在的矿业局也在友谊饭店租了一层，办公食宿都在一起，二十多个机关干部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工作着生活着。项东北是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就是内当家，内当家在这个大变迁的特殊时期就最忙。他带着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西西进进出出地为大家购置办公用品、安装电话、布置会议室、安排住宿房间、联系就餐，一整天风风火火、忙忙碌碌。等大家都按部就班了，局长老丁召集全体机关干部开了个会，先点名表扬了一番项东北和西西，而安全生产管理科科长冯大进却不以为然，认为这

些安营扎寨的鸟事就是办公室应尽的职责，好比生孩子就是女人的事，男人想生也生不了的。老丁局长把撤地建市的重要意义又像学生背课文一样背了一遍，最后说建设新海州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肩上，全局上下在这历史变迁的潮流中不能等闲视之，要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然后，老丁局长又对大家约法三章，一是男同志要勒紧裤腰带干革命，不能看花眼，不能上错床，不能播错种；二是周一至周四夜不能离开椒江回临海，年纪轻的夫妻实在熬不住了，就向局里打报告，批准后再走，但不能两头挂空，旱地得不到灌溉，水田却泛滥成灾。老丁局长说到这里，下面就有人问，这报告怎么打？要写回家睡老婆才能批吗？睡了以后还要向组织汇报吗？大家就笑。老丁局长就说大家要严肃一点，撤地建市是政治性很强的大事，怎么能嘻嘻哈哈的。之后，又强调第三条纪律，夜间不能离开宾馆，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探讨探讨工作。有人就抗议，说这是侵犯人权、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说组织纪律也不能与宪法相违背。老丁局长说，我们楼下这条街，这是椒江目前最繁华的中山路，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大雪天的，小姐们还袒胸露腿，成群结队在街上“巡逻”，逮着谁就谁倒霉啊！大家也就一笑了之。

晚餐后，项东北钻进房间靠在床上给林岚打电话。局里其他干部在找对儿打牌或扎堆儿聊天，走廊里大呼小叫的很是热闹，这种群居式的集体生活方式，大家离开婚姻和家庭的城堡，才感受到什么叫自由，气氛也就特别的好，他们仿佛是一队旅游者，椒江不过是一个驿站。项东北与林岚分手时，林岚曾下过一道圣旨，不论白天多少忙碌，晚上必须回家过夜，而项东北到椒江的第一夜就抗旨了，必须对林岚有个说法。

他电话打到家里，没人接，打林岚的拷机，又没有回电，那时的林岚还没用上手机。项东北就把电话打到林岚母亲家，他问老岳母林岚在不在？林岚母亲是街道妇女主任退休的，她问是不是你们夫妻又吵架了？未等项东北回答，她又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夫妻过日子不能由着性子来，要互相谦让一点，要懂得珍惜，跟花前月下时不一样。项东北忙插话道，我人还在椒江呐！林岚母亲即刻打断项东北的话，说这就是你不对了，一吵就跑到外面夜不归宿，扔下老婆，连家都不要了。项东北不想再听下去，把电话挂了，他知道老太太当初就坚决反对女儿嫁给自己，不想找一个乡下人做女婿，是老丁局长为他出的主意，说把肚子搞大了，煮熟的鸭子还能飞，林岚是怀着三个月的身孕进洞房的，大家在送洞房时一闹，这肚子里的孩子就走路了。结婚这么多年了，林岚母亲对他还不亲不疏、不冷不热，夫妻间一闹别扭，老太太就袒护林岚，指责项东北农民子弟的劣根性没有改，项东北也始终没有融进林氏家族。项东北又打电话给林枫，林枫虽未嫁，三年前就离开母亲家，在市郊买了套单身公寓过起单身的日子。此刻，她正坐在电脑前，抽着烟敲打着小说，有些不悦地问道：

“有重要事情吗？”

“你姐姐找不着了。”

“是不是跟男人跑了！”

林枫平常说话就这么尖刻，项东北也不计较，反而说：

“你姐姐要是跟男人跑了，你就嫁给我吧！”

“你们男人都想三妻四妾，都想后宫粉黛三千，都一个德性，如果我是我姐，早该跑了。”

“你是作家我说不过你，我想知道林岚去哪里了？”

“一定要告诉你吗?”

“我想你一定会告诉我的。”

林枫说：“不知道。”

项东北一听，就挂了电话，他没有心情跟林枫耍嘴皮。

项东北又打林静的拷机，林静是林岚的小妹，在幼儿园里做老师，她回电说不知道她姐的消息。项东北在床上就躺不住了，这雨雪天气，林岚不在家里待着，她能去哪里呢？这个疑问像龙卷风一样在他的脑子里盘旋，各种猜想就像户外的雪花一样满天飞舞，最终脑袋跟雪地一样一片空白。

老丁局长从外边喝了酒回来，进门时项东北还没有发觉，他坐在床沿上发呆。老丁局长问他：

“想老婆了?”

“没有。”项东北回过神来，说，“老夫老妻的，没什么好想的。”

“你在说谎，东北。”

老丁局长摇摇晃晃地就把自己扔到了床上，项东北去泡了一杯洋岩绿茶，端放到他床前茶几上。一般来说，办公室主任都是所在单位一把手最贴心的人，或者说是心腹，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项东北与老丁局长除了场面上的上下级关系，关起门来还是很投缘的朋友，说话也就随便了，安排房间时，老丁局长指定要项东北跟他住，他说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怕寂寞。其实老丁局长才五十二岁，因脱顶才显老，在局长的任上还能风光几年的。他说：“你们年轻，有激情也有体力，小夫妻又恩爱，不想老婆是不正常的。我是过来人，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项东北也说：“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不分，似乎感觉不到对

方的存在,不在乎?不珍惜,还嫌烦。不在一起的时候,又感到特别的落寞和孤单,男女这两个字真的难以琢磨透的。”

老丁局长一听就从床上坐起来,酒气喷天,醉意矇眈,他喝了半杯茶,仿佛谈兴上来了,他说:

“什么是男人,男人就是有女人不行,没有女人也不行的一种高级动物,男人活着的最高境界就是想要女人的时候就有女人,不想要女人的时候就没有女人,当然,男人想要所喜欢的女人就有所喜欢的女人,不想要任何女人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女人,这又是另一种境界,也就是历朝皇帝的境界。”

这些话从一贯严谨有余的老丁局长嘴里说出来,把项东北听得一愣一愣的。然而,老丁局长掠了掠没有一丝头发的秃顶,把话锋一转:

“东北,你还年轻,不能儿女情长,大丈夫要志在四方,男女这一关一定要把持好。”

项东北忙点头说是的是的,心里还始终在琢磨着林岚的下落,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老丁局长说:“找几个人来打牌,换换脑子,要善于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

项东北看老丁局长的兴致很高,不忍心去拒绝,拒绝领导等于给自己难看,可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玩牌,嘴上却问:

“找谁呢?”

老丁局长随口说:“你把办公室的人找几个过来吧,咱们打升级。”

局办公室实际只有四人人,除了项东北,就是秘书西西,会计谭冬和出纳文楠,东南西北都有了,谭冬还在临海休产假,没赶上撤地建市来椒江。项东北让西西到总台拿了两副扑克,又让服务员搬来一张折垫小方桌,在房间里就把战场摆

好了。西西很想跟项东北结对,可老丁局长说我跟西西,项主任跟文楠,打一局五十元钱,两局打结束就下楼吃夜宵。项东北就说我跟谁都行,吃夜宵的钱轮不到我和文楠掏的。

西西和文楠第一次和局长打牌,有些拘谨,尤其是西西,只怕自己出错牌挨局长骂,越小心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错牌,一出错牌就低着头红着脸,像做错事的小学生,显得特别的乖巧温顺。西西是市府机关里公认的美女,市政府接待处多次想调西西去接待处撑撑门面,展示展示新海州的形象,老丁局长就是不放,西西只能个人服从组织,安安心心在矿业局待下来。老丁局长说别绷着个脸跟上战场拼刺刀似的,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出错牌不要紧,玩得尽兴就行。西西这才松了一口气,露出一脸娇媚的笑容。项东北的心里忐忑不安,看到扑克上的图像都是林岚的影子,有贤淑的,有风骚的,有忧郁的,有爽朗的,令他心神不宁,一走神儿,老是犯低级错误出错牌,让文楠和对手们都很吃惊,其间项东北还借解手的名义上卫生间给临海家里打电话和给林岚打拷机,结果都是杳无音讯。第一局,老丁局长和西西就轻松取胜,第二局一开局,老丁局长就对项东北说,你不要老是看文楠不看牌啊!文楠脸上又没印着牌书。项东北这才觉察自己的失态,他有一种幻觉,文楠与林岚的脸形和眼睛很相似,年龄也相仿,仿佛思忖着的林岚就坐在自己的面前。文楠是结了婚的少妇,说话也放得开,说项主任看我干吗,他家里有美女老婆,眼前有西西美女,他是不会拿正眼瞧我这黄脸婆的。噢唷!谁踩痛我的脚了,西西一声惊叫,老丁局长的牌就洒落在地毯上,项东北就说大呼小叫的干么,我们局长的胆子很小的,别把局长吓着了。老丁局长把头从桌子底下抬上来说,同志们,

这里不是菜市场，别吵吵嚷嚷的好不好。大家一下子屏声息气，房间里只有打牌的声音，但西西想着这一脚是被谁故意踩的，但是谁故意踩她的脚呢？令她无法理解。第二局是一场拉锯战，双方都拼搏得很辛苦，双方都升级到老 A 时，项东北提议握手言和，老丁局长说不行，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个结果，不能有畏难情绪半途而废。结果是项东北和文楠胜了第二局。

四人下楼吃夜宵时，已是深夜十一点。项东北走在楼梯上用手机又给家里打了电话，仍然听不到林岚的声音，他悄悄地跟老丁局长说，我得回临海一趟。老丁局长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办完事天亮前赶回来。项东北道过谢，就一个人溜走了，在中山西路拦了辆出租车直奔临海。

项东北赶到临海，已近子夜时分，天空的雪还不紧不慢地下着，街上已看不到行人了，连车辆也很少，这个以宁静而著称的城市仿佛在风雪中沉睡了。车子在家属院门口停下来，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雪往家里奔，他已远远地看见自家卧室里的灯光还亮着。林岚在家却不接电话，一股好奇心驱使他跟贼一样，轻手轻脚地上楼，悄悄地打开房门，赤脚走过客厅，又悄悄地打开卧室的门，斜躺在床头看书的林岚吓得一声惊叫，当发觉是自己的丈夫项东北时，随手把手中的书朝项东北扔了过来，娇喘着气叫道：

“你有毛病啊！项东北。”

项东北只好说：“我实在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偷偷跑回来看看你的。”

“难道你连门都不会敲一下吗？”林岚还没有从惊吓中恢复过来。